

〈標籤〉

「被貼上標籤的人，只能等待著自己應得的人生。」這是在東野圭吾筆下摘抄的。

漫長的暑假，我被送回鄉下，與外婆一起消磨時間。對此我是極不情願的，因為那裏的人和事都十分枯燥。自懂事以來，外婆身邊的聲音總圍繞著「現實」、「愛錢如命」等等不友好的標籤。時間久了，我對她也充滿輕視。

外婆是貪錢的。幾年前她曾因工作導致手腕骨折，從此落下病根。凡是下雨、潮濕季節，我必然能在媽媽口中得知外婆舊傷又復發的消息。即便如此，她仍在工作——在茶樓做洗碗工。長時間被鹼水浸淫著雙手，更是為她的傷痛火上澆油。媽媽時常由甜言蜜語的勸告，再到苦口婆心的嘮叨，不斷重複著：「媽，我們養得起你。辭職吧！何必那麼辛苦呢？」一開始，外婆還會耐心地安撫媽媽：「哪有人嫌錢多的！得了得了，我自己有分寸！」後來一捕捉到關鍵字，她甚至毫不猶豫地結束通話。三番四次的勸說都以失敗告終。

外婆是吝嗇的。疫情過後，外婆首次來港探訪我們一家。分隔多年的思念卻被一陣奇怪的味道打斷——外婆帶了一箱鄉下隨處可見的土特產。那些醃製的鹹魚鹹蛋散發著一股刺鼻的味道，使人拒之千里。我只記得那次見面我站得遠遠的，生怕沾上一絲氣味。我內心充滿不解：明明超市都能買到，為什麼要千里迢迢拖油帶瓶過來呢？

「一心，下車吧，到外婆家了。」我拖著不情不願的步伐緩緩下車，身體像被幾塊大石頭壓著。

一進門，家裏靜得能聽見掛鐘的擺動。我嘀咕著：孫女難得回來都不迎接一下，只顧著工作賺錢。我走去記憶中的房間。一開門，便看見一塵不染的地板，光滑得能在上面滑行。床上的枕頭被子已收拾得整整齊齊，旁邊還有幾隻可愛的玩偶睜大雙眼等候著我。我欣喜地抱著它們，心想：還是媽媽最疼愛我，怕我孤單還提前準備好它們來陪伴我。我拿出電話，語氣高亢地發送語音信息給媽媽：「媽！收到您準備的驚喜了！這麼貴您都捨得買給我，您真好！」不到一會兒，媽媽便回信：

「我沒有啊，是不是外婆準備的？她一定很期待你回去。」「怎麼可能，說不定是人家不要的！」「一心，別這麼想，外婆也很愛你……」「知道了知道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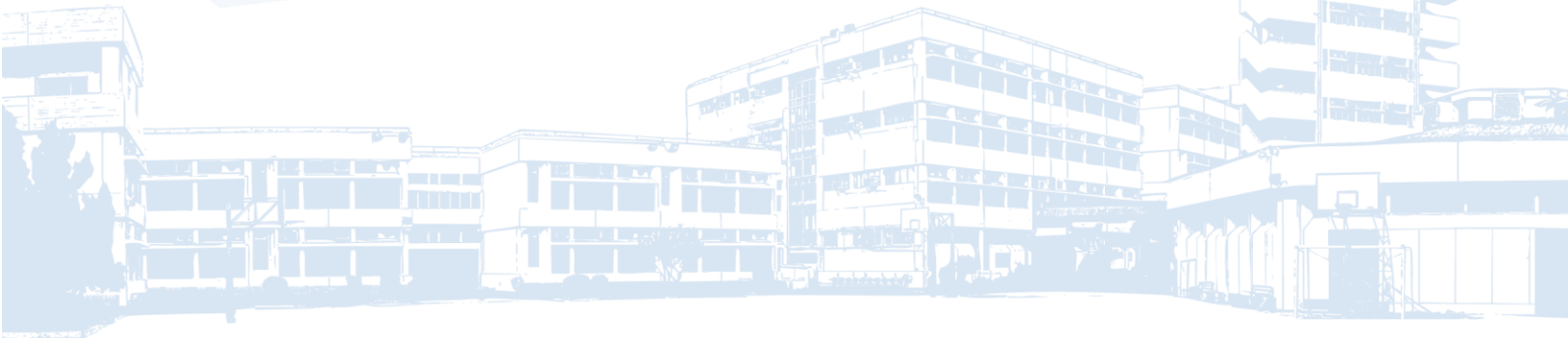
「砰」一聲，有人開門進屋了。我還未理清頭緒便衝了出去——外婆回家了。長久不見，時間沖淡了我對她的感情，空氣中瀰漫著陌生的氣息。外婆率先打破僵局：「哎呀，一心回來了！快快趁熱吃，你喜歡的超甜紅豆沙剛剛出爐。」我接過碗坐下來，說：「謝謝！您今天不上班嗎？」「哈哈，外婆今天休息，特地排隊買這碗紅豆沙給你吃。慢慢吃吧，今晚還有一頓大餐等著你呢。」我點點頭，內心糾結地舀著紅豆沙。小時候，我總吵鬧著叫媽媽在路邊攤買紅豆沙給我吃，結果每次都被媽媽以回家就有飯吃為藉口拉回家

中。現在再嚐到熟悉的味道，心裏像吃了蜜糖一樣甜。察覺到外婆和藹的眼神，我不好意思地低下頭。

日子悄然溜走，我照常地生活著，對外婆的印象也轉變著。那天的紅豆沙慢慢地滋潤我的內心，一點一點喚回往昔的記憶，亦重新讓我回復童年那顆純真的、不帶世俗眼光的心靈。

有一天，我收到外婆的電話，說她忘記了拿電話，所以借同事的電話打給我，讓我把她的電話拿到她工作的茶樓。我走進她的房間，看見黑暗中亮起的電話屏幕。我隨意拿起來，卻不經意瞟到幾個熟悉的字眼。好奇心驅使我點開那條信息——一張電子收據顯現在眼前。我仔細地查看：付款人是外婆的名字，而購買項目正是我房間躺著的那幾隻可愛的玩偶。我震驚地捂著嘴巴，腦海迴盪著那天與媽媽訴說的閒話，內心自責不已。

我踏足在前往茶樓的路上，心裏不停動搖著，腦海浮現出一幕幕畫面——外婆一個老人家戴著老花眼鏡，隻身一人在浩大的互聯網內搜尋著孫女可能會喜歡的東西；外婆特意請假，夏日炎炎排隊購買孫女喜歡吃的甜品，還精心準備一頓佳餚……本是短短的路程，今天卻走得格外久。到了茶樓工作間，一眼便看見了在低頭殷勤工作的外婆。受過傷的那隻手還貼上一塊薄薄的膏藥。洗著洗著，還停下來扭動一下手腕。她的同事開玩笑說：「回家養老吧！又不愁吃喝，何必來受苦呢？」外婆笑笑，吐露出心聲：「年紀大機器壞，我照顧好自己，不麻煩兒女已是己所能及了。」此刻，走廊上人潮洶湧，我卻能感受到外婆內心的柔軟。



「自私」、「貪錢」、「冷漠」……一個又一個無形的標籤在外婆身上脫落，猶如破繭成蝶。過往一直被標籤蒙蔽雙眼的我，如今終於能以一個純樸的視覺認識真正的外婆。

思緒被拉回外婆受傷那段時間。當家人們得知外婆受傷後，紛紛從五湖四海趕回家鄉看望她。當時人人都只顧著擔心她的傷勢，卻忽視了外婆眼中同樣充滿著為他們奔波的心疼。自那以後，原本喜愛灑脫的外婆開始日夜顛倒地工作，也被蓋上「愛財如命」的印章。她不是貪錢。為了減輕兒女負擔，她努力賺錢，只希望這些身外物為自己增添一份安全感，不希望本就繁忙的子女為她的生活擔憂。她更不是吝嗇。她只是選擇把這份對家人的愛埋藏在心底，作他們背後的支撐。她把這份愛投放在自己親手醃製的特產中，我又怎能對她的慷慨嗤之以鼻呢？

標籤是有形的。就像在超市中隨處可見的價格牌一樣，是死板的、冰冷的。但外婆身上的標籤是無形的，冰冷的標籤又怎能替代親情的溫暖呢？我又怎麼能盲目地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貼上這些自以為是的標籤呢？被貼上標籤的人未必會受到影響，反而主動貼上標籤的人猶如被困在羊圈內。只能侷限在特定的範圍內，徘徊在刻板的世界中，無法參透圈外豐富的世界，只能枯燥無味地重復自己的觀念。外婆以真心撕裂捆綁在身上的標籤。這份自強不息令我慚愧不如。

自己的價值，本就不應等待被世俗定義。我們都應自由自在地追求心之所向。

